



韩信传奇

廖荣富●著
鹭江出版社

韩信传奇

廖荣富○著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08号

韩 信 传 奇

廖 荣 富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邮政编码: 361009)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连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1875 字数 18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33-789-6

I·158 定价4.00元

目 录

- 第一章 十年磨砺备智勇
出山遇虎救娇娃…………… (1)
- 第二章 归来失亲天葬母
饥馁城下遇漂娘…………… (14)
- 第三章 城隍栖身暂得安
街头无故受大辱…………… (26)
- 第四章 满腹经纶充小卒
挽澜妙计亦无功…………… (34)
- 第五章 献长策屡遭冷遇
思统一反见裂土…………… (48)
- 第六章 投汉王，险成刀下鬼
月夜逃，反为统军将…………… (66)
- 第七章 出奇计暗渡陈仓
灌废邱平定三秦…………… (74)
- 第八章 刘邦骄纵招败
韩信驰援存汉…………… (85)
- 第九章 渡木缸魏豹被擒
背水阵陈余授首…………… (99)

第十章	礼贤士垂手降燕国 定赵地全力援荥阳·····	(116)
第十一章	历下一役破齐田 潍水半渡斩龙且·····	(137)
第十二章	两难抉择费思量 抛私绝欲义为先·····	(151)
第十三章	大将鏖兵战垓下 霸王路绝死乌江·····	(160)
第十四章	失兵权荣归故里 忆旧事恩怨皆德·····	(168)
第十五章	访恩师历尽艰险 游洪泽喜续旧缘·····	(185)
第十六章	功高震主削王爵 天容地容妒难容·····	(203)
后记	·····	(223)

第一章

十年磨砺备智勇 出山遇虎救娇娃

八月，武当山的黎明，三清观前的一个石墩上，坐着一位白须长者。在他面前，千山踊跃，万壑争鸣。清晨的云雾，随风飘涌、顷刻间淹没了千万座山头，有几座最高的山峰突兀在风云之中，象是大海中的一座座小岛，时隐时现，在最早放射出来的几缕阳光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象神话中的蓬莱仙境，又象是镶嵌在巨大彩缎上的祖母绿宝石。近处的松林中，偶尔传出几声鹿鸣，与高松上的鹤唳相唱和，真一派仙山福地景色！凡夫俗子到了这个地方，自然也会把尘世间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脱胎换骨，沾上几分仙气。

那长者闭目屏息，正襟危坐，面上毫无一丝表情，只有颌下的长须在微风中飘动，任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也象是一尊石像。半个小时之后，老人两眼微微睁开，那眼光却炯炯逼人。盘着的双腿缓缓地放下，只听得脚下嘎嘎作响，呼的一声，他脚下的石条顿时断作三截。

这时，晨雾已慢慢退去，三清观前后的景物都已清晰明朗起来。老人并没有欣赏这清新壮丽的景色，他轻轻地拂了几下宽大的袍袖，稍稍活动了手脚，便紧走几步，嗖的一

声，象一道霞光，飞身上了一座平台。这平台前面，另有一番景象。那青松翠柏掩映之下，是一个宽阔的练武场，一律的青石铺地，足可容二三百人练武。此时的场中，只有一个青年，身長八尺，眉清目秀，穿一套青布紧身衣，脚上是一双白底黑鞋，俨然一副读书人的模样。他见老人出现在台上，向上拱了拱手，便嗖的抽出一把长剑，轻轻探出，上下翩然舞动。初时人影剑光尚能看得清楚，渐渐地便只见一团白光在场中滚动，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事物了。老人看着，脸上略微现出一点得意之色，自言自语道：“十年教导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小子可以初露锋芒了！”

原来这道士名赤松子，本是秦将王翦的师父。他自幼在武当山习武读书，刻苦不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深研兵法，广有韬略。后来云游天下，广交朋友，融合了少林等北派功夫的长处，自成一家，最重战阵实际。那时诸侯混战，各有胜败，他总结了各国的实战经验，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实战阵法。游历中，他饱经艰难，数次陷入战阵，却都奇迹般的脱身。他深深感受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理解人们盼望统一的心情，于是悉心教导徒弟王翦，鼓励他帮助秦王统一天下。王翦和儿子王贲，率兵破赵亡燕，扫灭楚、魏，最后攻下齐国都城临淄，使中州大地成为秦王朝的一统天下。

赤松子本以为，天下合一，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可是，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征发天下民夫修长城，筑宫殿，建骊山陵。秦始皇叫人将六国宫殿图样描绘下来，动用大批劳力在咸阳照样兴建。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

五年)，又在渭南的上林苑建筑规模宏大的朝宫，其前殿叫做阿房宫。仅那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一万人，下面可竖立五丈的大旗。后项羽放火焚烧宫殿，“大火三月不息”，可见工程之大。当时，还兴建了离宫七百余所，遍布函谷关内外、渭水南北。秦始皇还为自己死后修建豪华的陵墓。他的坟墓座落在骊山之北，墓高五十丈，周围五里多，内筑各式宫殿，陈列奇珍异宝，用明珠作为日月星辰，用水银做成江湖河海。他这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巨大的苦难，全国“丁男被甲，女丁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加上苛捐峻法，繁重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使农民大量破产。秦朝禁条极多，轻罪重罚，一人犯法，亲戚同罪，一家犯法，同伍连坐，逼得人们纷纷逃亡。

赤松子眼见百姓才脱离战乱之苦，又陷入更大的灾难，不忍目睹社会惨状，返回武当隐居。他想秦朝与民为敌，气数不长，希望有人出来推翻暴秦，使人民真正安居乐业。于是，又四出寻访能托以重任的传人，收下了韩信为关门弟子，闭山十年，悉心教授。想着自己十年的心血，终于铸就了徒弟超凡的文韬武略，即将去为国家、为百姓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心里怎能不激动呢？

这时，场中的白气已散，青年提剑长立，老人微一招手，他便风一般奔了过来。老人道：“韩信呀，你跟为师十年，习武修文，研读兵法，我已将平生学问全教给你了。如今天下混乱，百姓不堪秦朝暴政，纷纷逃亡草泽，眼见得就要天下大乱，你应该出去建功立业，帮助明主铲除暴政，使

百姓安居乐业。”

言尚未了，韩信身一软、扑地跪下道：“师父恩深过父，徒儿当随左右，服待汤水。”

老人慈爱地抚摸着韩信的头部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重，切莫拘束于父子师徒之情。你走吧！希望你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为师也就可瞑目了。这里有青锋剑一把，是我师父相传，我已佩带了一生，斩过无数强盗暴徒，交给你去杀暴君贪官。还有兵书一卷，是我一生心血，你带着或许有用。”

童子捧上书剑，老人接过交给韩信，郑重地嘱咐道：“论你的道德人品，文韬武略，师父都放心了，只是富贵之后，切不可忘了百姓！”

韩信道：“师父放心，徒儿定遵嘱咐，若使韩信肝脑涂地，能换得百姓安享太平，我一定舍身为民！”

老人点了点头，又叹一口气道：“贫道乃出家人，本不应过问尘世间事。但我父战死沙场，母亲为乱兵所杀，虽修身几十年，不为功名宝物所动，终不能忘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徒儿能为百姓着想，为师就放心了。”说完，两行老泪潜然而下。

韩信抱着师父，恸哭不止。童子催促道：“师兄该上路了，师父年事已高，不宜过分悲伤！”韩信这才止住哭，拜别师父，三步一回头地走了。

韩信奉师命回家，一路上夜宿晓行，备尝旅途艰苦。一路上人迹稀少，村落残破，满目凄凉，青壮年都应成或服役去了，田地无人耕种，满目荒芜。路边野地上，不时见白发

苍苍的老太婆，牵着面黄肌瘦的小孩子在挖野菜，小孩大概是饿极了，拔起野菜便连泥带根地往嘴里塞。被剥光了皮的槐树上，栖集着七八只乌鸦，大概是才吃了死人肉，叫声格外凄厉怕人。触景生情，韩信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想起自己八岁离家，现在尚不知父母如何。从路上所见的情形看，大概是凶多吉少。想着这些，心急如火，脚步便加快了。进入淮阴地界，已是下午，他又饥又渴，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看见一处树林，便靠近林边在树下坐下歇凉。由于连日赶路，实在辛苦，不想一坐下来便靠树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马蹄声惊醒，韩信是习武之人，分外警觉，立即握剑立起。睡眼忪忪中只见一个白衣少女，骑着一匹桃花马，疾驰而来。到了近处，才看清那女子一手把弓，一手搭箭，正在追赶一只兔子。兔子窜到林边，在一棵树底停下，那少女弯弓搭箭正要射去，马却突然长嘶一声，前蹄腾起，把女子掀下地来。韩信只觉一阵冷风，树叶飒飒作响，使人毛骨悚然。那马极度惊慌，浑身发抖。韩信放眼看去，原来那灌木丛中，一头斑斓猛虎，撑起前腿，正要向少女扑去。韩信这一惊非同小可，仓促之间，拔出宝剑、急步上前，与扑上来的老虎撞个正着。他一剑挥去，刺中老虎后腿，老虎负疼，大吼一声逃走了。那女子吓得昏迷过去，好久才苏醒过来，她不知是谁救了自己，擦擦眼睛，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青年，看上去温文尔雅，手里却拿着剑，那剑尖还滴着血。她根本不敢相信这位文弱书生竟然如此艺高胆大，在虎口中救下自己，慌忙施礼道：“若非恩人相救，小女子便已作虎口之食了！”韩信急忙回礼道：“哪里，哪里，小生一时惶

急，侥幸刺中老虎，现在想来，还真后怕呢！”说完看那女子，又是一惊。韩信八岁随师上山，便没有接触过女人，更没有看过如此美貌的女子，一时竟呆了。那女子十七八岁光景，身材苗条，面皮洁白，带着几分羞色，活脱脱一支出水芙蓉、露后桃花！她见韩信呆呆看自己，羞得粉脸泛朱，急忙低下头去，好久才怯怯地问：“请问恩人贵姓大名，为何在此遇着救了小女子的？”韩信见问，便将自己的姓名、身世、以及别师回家的情形前后说了一遍。那女子听了，既是喜欢，又是钦佩，顾不得青年男女之嫌，自我介绍道：“小女子姓王名玉萍，家父原是秦将，因不满皇帝的暴政，告老还乡隐居，就在离此不远的王家庄。韩相公离家尚远。天时不早了，左近又无客店，请到庄上住一宿，让家父敬上一碗水酒，聊表小女子酬谢救命大恩之万一。”韩信抬头一看，红日近山，确实不早了，四面都是荒野，加上饥肠辘辘，别无他法，也只好听从。于是玉萍骑马，韩信步行，向王家庄而来。

王家庄主名叫王贤，是秦始皇大将王翦的侄儿，王贲的从兄弟，随王翦父子东征西战，扫灭六国，统一了中原，秦始皇封他为御史大夫。王贤看到百年战乱后的国家满目疮痍，于是屡屡上书，要求与民休息。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一怒之下，便把王贤削职为民赐还乡里。于是，王贤便带着家小，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膝前有一子一女，儿子王稚，是已故正室夫人所生，由于父亲在外打仗，被母亲骄宠惯了，长大后游手好闲，终日与些不三不四的后生交往，吃喝玩乐，王贤年迈，也管他不住。女儿王玉萍，为偏房丁

氏所生，从小聪明伶俐，又长得如花似玉，王贤爱如掌上明珠，闲着无事，成天便教她读书写字，拉弓舞剑。玉萍天性聪颖，一学就会，把老父亲乐坏了。这天玉萍出去射猎，终不见回，老父亲放心不下，每隔一刻钟便到门外张望一回。正焦急时，见女儿骑马回来，喜出望外，急忙接过马缰，猛然见马后跟着一名青年，心里便有些纳闷。玉萍下马，附着父亲耳朵说了一番话，便牵着马低着头入内去了。王贤听了女儿的介绍，忙上前拱手道：“义士救下小女，老夫有礼了！”韩信还礼，王贤拉着韩信的手步进厅堂。

王家厅堂宽敞高大，前面四根青石大柱，雕四条盘旋的青龙，象征着主人的官品身份，后面屏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家居不闻天下事，”下联是“闲来只听风雨声。”王贤把韩信让到上座，宾主又寒暄了一番。家人送上茶来。

王贤重新施礼，开口问道：

“义士救女之恩，老夫终生不忘，可是还不知义士尊姓大名？家住何处？”

韩信答道：“晚生韩信，乃韩家庄韩厚容之子。”

王贤大喜道：“原来是韩少庄主，听说过，听说过，只是今日才得见面，果然是忠良之后，故能见义勇为！”

韩信道：“老将军过奖了，大丈夫行事，哪有见死不救之理！”

“好！好！英雄气概！”王贤乐得眉飞色舞起来。停了停，接着道：“我与令尊，虽未见过面，却早已神交。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韩厚容庄主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这二十年来，淮河发了三次大水，千里平原一片汪洋，韩庄主尽散

家财，救济饥民。自己却甘受贫困，这也是有口皆碑的。还听说他晚年得贵子，那孩子一生下来，啼声清亮，竟引来百只喜鹊，围着屋宇飞翔鸣叫，三日不散，说的就是你呀？”

“晚生也曾听师父说过。”

“后来，听说武当山大侠赤松子将你收为徒弟，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你们的消息了。”

韩信道：“晚生八岁随师父上山，读书练剑，转眼就是十年。这次是奉师父之命，回家侍奉父母，以报养育之恩。”

韩信举止大方，谈吐自然，谦虚诚实，彬彬有礼，把王贤喜欢得不得了。他想韩信看似文弱，而在危急关头敢于击虎救人，可见大义大勇，便有意考考他兵法上的学问，不想韩信侃侃而谈，说得条条是道，精辟入微。王贤当年跟随王翦打仗，也学了不少兵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想韩信一个未出茅庐的小子竟把他折服了。又问治国安民之道，韩信处处以民为重，倾吐了师父的忧国忧民思想。一老一少越谈越投机，不觉已是红日西沉，玉兔东升。老王贤吩咐道：

“摆下酒席来，与韩相公洗尘接风。”又对韩信道：“相公救了小女，便是我家恩人，相公大才大智，老夫难得知己，今天高兴，要与相公痛饮几杯！”韩信推辞不得，只好遵从。

少顷，宴席摆好，王贤又对老仆王忠道：“叫玉萍出来，韩相公是大恩人，应该敬酒致谢！”王贤和韩信分主宾坐下，玉萍下座相陪，韩信看那桌上，尽是山珍海味，就连酒壶酒杯，也都是银器，可见将相之家，虽僻居山野，亦与百姓大不相同。韩信自小家贫，后来又跟师父上山，都是清

茶淡饭，哪里见过这等席面！便总有拘束之感。但王贤父女是一片诚心，殷勤相劝，宾主频频举杯，韩信喝得大醉，王贤叫人服侍休息。玉萍也回房去了。

王贤回到后房，丁氏夫人还在等着。道：“老爷回乡以来，从不饮酒，今天为何这般高兴？”

王贤道：“今天庄上来了个后生，叫韩信，长得相貌堂堂，又是文武双全，与老夫甚合得来，他还是玉萍的救命恩人，老夫能不高兴？”

夫人道：“我也听玉萍说了，看你乐的，就象得了乘龙快婿似的！”王贤道：“夫人不说，我正要与你商量这事。我看韩信满腹经纶，能文能武，立志高远，能忧国忧民，将来定成大器。玉萍年已二八，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家，我看可以将玉萍的终身托给韩信，夫人意下如何？”

夫人道：“女儿婚嫁，自是老爷作主，但不知那韩信家境如何，女儿自幼娇生惯养，可是受不得苦的。”

王贤道：“夫人此言差矣！择婿重在人品，如果只看贫富，便要误了女儿的终身！如果韩家实在清贫，可让他住到咱们家，咱们早晚也有人相伴。”

夫人见说，自然欢喜，便道：“我去问问玉萍的意思，倘是满意，便可定了。”

夫人去了一阵，喜盈盈地回来道：

“玉萍先是死死不肯回答，我装作生气要走，她却急忙拉住我，羞滴滴地说：‘父母作主就是了。’知女不如母，我看她的意思，早就喜欢这后生了，只是不好启齿而已。”

“哈哈！”王贤大笑：“我说夫人啊！我们的心肝宝

贝，眼力好得很呢。”

老夫妻正商量着，只等天明，便将招婿的事向韩信说明。突然，嘭地一声，门开了，滚进一个人来，并带进一股呛人的酒气。来人又矮又胖，脸上的肉多得没处堆，把五官都挤在一起，就像一个大肉团。他就是王贤的儿子王稚。他东倒西歪，想坐在椅子上，却把椅子弄翻了，跌在地上爬不起来，嘴里却嚷着：“好生意！好生意！”

丁夫人走向前去，把王稚扶到锦墩上，又泡了一杯浓茶，王稚咕噜咕噜地喝了，才清醒了一些。王贤气恼极了，训斥道：“就你没出息，整天游荡喝酒，败坏门风！你刚才嚷嚷什么？”

王稚酒醒，记起了正事，慌忙凑到父亲身边，眉飞色舞道：“爹爹，今天招了一桩好生意。张知府大人请儿子喝酒，问起兄妹几人，儿子便把妹妹夸了一番，不想张大人有心娶妹妹为妾。儿子想，这知府大小也是个四品黄堂，攀上这门亲，王家便可以长保富贵，就只等爹爹一句话……”

王贤一听，不等儿子说完，已气得七窍生烟，巍巍地站立起来，一个巴掌，把儿子打得眼冒金星，趑趄趑趄地倒在锦墩上。他花白胡子翘得老高，大骂道：“你这个狗奴才，就知道贪一碗黄汤，这知府鱼肉乡民，搜刮地皮，万民切齿，还会有好下场的？老夫虽然告老还乡，毕竟是朝廷大将，开国功臣，我的女儿岂能给他做妾！你若再与他来往，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快滚！”

王稚素来怕父亲，见父亲发火，知道事情坏了，再怕挨打，连滚带爬地退出门去，嘴里嘟哝着：“我还不是为了妹子！”

王贤一场欢喜，却叫儿子搅了一下，气得一夜没有睡好。

韩信由老仆引至客房安顿，因为连日辛劳，一歇下来便特别疲困，加上喝了几碗老酒，脱下衣服便睡，竟然一觉到了天明。他受严师教导，闻鸡起舞，十年不辍，这天起来，觉得睡过了头，急忙翻身而起，披衣开窗。曙光照来，浑身灿然，心上一惊，原来披着的是一件新制绸衣，找遍全室，自己的衣服不知去向，只在放衣服的桌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韩相公，你的衣服已破，又溅上虎血，先收来洗补，换上这件，望莫见怪。”字体工整纤细，显然出自女孩子手笔。韩信是聪明人，不用猜已知道几分，心里一阵热血沸腾。再看那件衣服，青花绸面，白绢衬底，圆领丝带，贴身合体。翻看那针线，步步精细均匀，就是京县的大师傅也难做得这么好。真想不到一个舞枪弄棒、跑马射箭的将门女子，竟还有这么一手细活工夫！想到她连夜为自己赶制衣服，韩信自是十分感激。他边想边把衣服穿起来，猛然又发现袖口内绣着两只戏水鸳鸯。他又是欣喜，又是为难：玉萍才貌双全，文武兼备，天生丽质，若能终身相伴，自是再美满不过了。可是自己十年在外，父母尚不知音信，一贫如洗，正不知何以托身立命，怎敢言成家！想到王家对自己的厚遇，玉萍对自己的钟情，他越发羞惭，左思右想，无以为计，不如一走了之，如他日能有出头之日，再来迎娶玉萍。主意打定，取了宝剑、衣筐，便要出门。谁知房门才开了一半，老仆王忠已迎了上来，满面春风地作了个揖道：“韩相公，我家老爷有请！”真是行船恰遇顶头风，连溜也溜不成。韩信无奈，只得跟老仆来至厅堂。

王贤早已等候在厅前，见韩信，快步下阶迎接。韩信看那王贤，一身打扮与昨日大不相同：头顶金花翘翘紫云冠，身穿蓝底黄蟒袍，腰束金饰玉带，脚上是黑面白底履云鞋，威风赫赫，喜气洋洋，王贤穿了三品官服，韩信急忙参拜，王贤不让。走进厅堂，分宾主坐下叙话。王贤道：“韩相公连日劳顿，反正这里离家不远，不如在敝舍歇息几日，待我派几个家人送你回去。”

韩信谢道：“老将军盛情款待，晚生感激不尽，只是晚生出外十年，父母音信全然不知，思亲心切，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里，还望老将军见谅。”

王贤道：“难得你如此孝道，这也是为人子之成理，老夫就不勉强了，只是想问一问：相公可曾定有亲否？”

韩信道：“晚生父母年迈，家道微寒，十年从师苦学，不曾定有亲事。”

王贤听了，捻须微笑，顿了顿才开口道：“相公虎口救下小女，大恩大德，无以为报，若相公不嫌弃，欲将小女玉萍许配与你，执箕洒扫如何？”

韩信又喜又惊，没想到王贤会把视为掌上明珠的爱女许配自己，窘了许久，才答道：

“老将军见爱，晚生受宠若惊，只是这婚事，却万万使不得，韩信一贫如洗，怎敢有辱将门千金！况大丈夫立世，当以国家百姓为念，韩信无才无德、无功无名，断断不可！”

王贤见韩信胸怀大志，更是喜爱，便安慰道：“相公志大才高，将来定为国家栋梁，定了亲事，也一样可以报效国